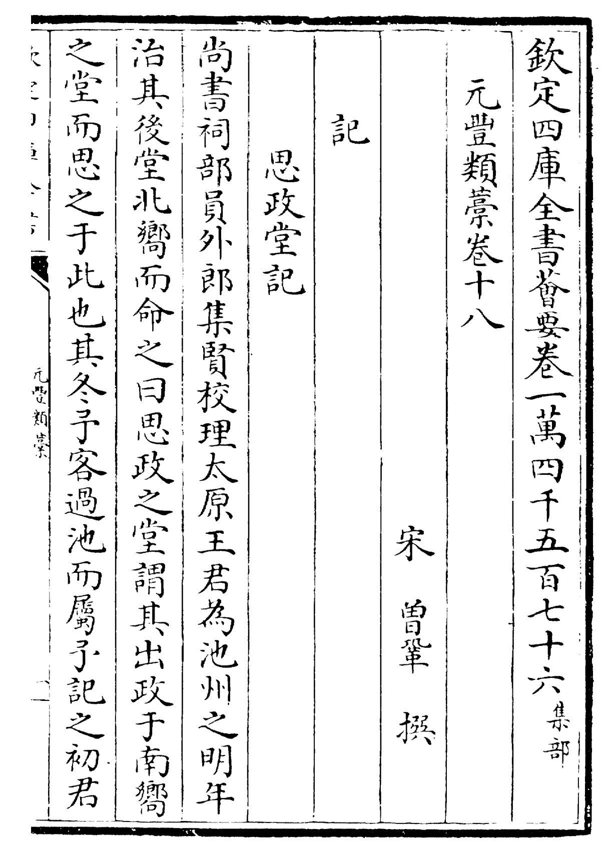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豐類藁卷十八

宋　曾鞏　撰

記

思政堂記

尚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太原王君為池州之明年治其後堂北嚮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謂其出政于南嚮之堂而思之于此也其冬予客過池而屬予記之初君

之治此堂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舊腐壞斷既完以固不窘寒暑闢而即之則舊圃之勝涼臺清池遊息之亭微步之徑皆在其前平畦淺檻佳花美木竹林香草之植皆在其左右君於是退處其中幷心一意用其日夜之思者不敢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夫接於人無窮而使人善惑者事也推移無常而不可以拘者時也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理也知時之變而因之見必然之理而循之則事者雖無窮而易應也雖善惑而易

治也故所與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與違之必人之所厭也如此者未有不始于思然後得於己得於己故謂之德正己而治人故謂之政政者豈止於治文書督賦斂斷獄訟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則無思也已化矣則亦豈止於政哉古君子之治未嘗有易此者也今君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其挺然獨見破去前惑人有所不及也來為是邦施用素學以脩其政既得以休其暇日乃自以為不足而思之于此雖今之吏

不得以盡行其志然迹君之勤如此則池之人其不有蒙其澤者乎故予為之書嘉祐三年冬至日南豐曾鞏記

兜率院記

古者為治有常道生民有常業若夫祝除髮毛禁棄冠環帶裘不撫耞耒機盎至他器械水土之物其時節經營皆不自踐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為其所當然而曰其法能為人禍福者質之於聖人無有也其始自漢

魏傳挾其言者浸淫四出抵今為尤䑓百里之縣為其徒者少幾千人多至萬以上宮廬百十大抵穹墉奧屋文衣精食輿馬之華封君不如也古百里之國封君一人然而力殆不輕得足也今地方百里過封君者累百十飛奇鉤貨以病民民往往嚬呻而為途中瘠者以此治教信讓奚而得行也而天下若是者葢幾宮幾人乎有司常錮百貨之利細若蓬芒一無所漏失僕僕然其勞也而至於浮圖人雖費如此皆置不問反傾府空藏

而棄與之豈不識其非古之制邪抑識不可然且固存之耶愚不能釋也分寧縣郭内外名為宫者百八十餘所兠率院在治之西十里其徒尤相率悉力以侈之者也其搆興端原有邑人黄庠所為記其後院主僧某又治其故而大之殿舍中嚴齋宫宿廬庖湢之房布列兩序廄囷囷倉以固以峉資所以奉養之物無一而外求疏其事而來請記者其徒省懐也噫子之法四方人奔走附集者衎衎施施未有止也予無力以拒之者獨介

然於心而掇其尤切者為是說以與之其使予之徒知已之享利也多而人蒙病已甚且以告有司而諗其終何如焉

飲歸亭記

金溪尉汪君名遘為尉之三月斥其四垣為射亭既成教士於其間而名之曰飲歸之亭以書走臨川請記於予請數反不止予之言何足取汪君徒深望予也既不得辭乃記之曰射之用事已遠其先之以禮樂以辨德

記之所謂賓燕鄉飲大射之射是也其貴力而尚技以立武記之所謂四時教士貫革之射是也古者海内洽和則先禮射而弓矢以立武亦不廢於有司及三代衰王政缺禮樂之事相屬而盡壞揖讓之射滋亦熄至其後天下嘗集國家嘗閒暇矣先王之禮其節文皆在其行之不難然自秦漢以來千有餘歲衰微絀塞空見於六藝之文而莫有從事者由世之苟簡者勝也争奪與而戰禽攻取之黨奮則彊弓疾矢巧技之出不得而廢

其不以勢哉今尉之校射不比乎禮樂而貴乎技力其衆雖小然而旗旐鐲鼓五兵之器便習之利與夫行止步趨遲速之節皆宜有法則其所教亦非獨射也其幸而在乎無事之時則得以自休守境而填衞百姓其不幸殺越剽攻駭驚閭巷而並逐於大山長谷之間則將犯晨夜蒙霧露蹈阨馳危不避矢石之患湯火之難出入千里而與之有事則士其可以不素教哉今亭之作所以教士汪君又謂古者師還必飲至於廟以紀軍寔

今廟廢不設亦欲士勝而歸則飲之於此遂以名其亭汪君之志與其職可謂協矣或謂汪君儒生尉文吏以禮義禁盜宜可止顧乃習鬭而喜勝其是歟夫治固不可以不兼文武而施澤於堂廡之上服冕搢笏使士民化姦宄息者固亦在彼而不在此也然而天下之事能大者固可以兼小未有小不治而能大也故汪君之汲汲於斯不忽乎任小而非所謂有志者邪

擬峴臺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其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毁蓋藏棄委於榛藂茀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

檻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脫埃氛絶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沈者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厓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藂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内若夫雲煙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

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驚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

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撫州顔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顔公諱眞卿仕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禄山必反為之備禄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悦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

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懋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

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殁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説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

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

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其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盡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爲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也而縣爲最甚何哉凡縣之政無小大令主簿皆獨任而民事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不能一斷以法舉法而繩之則其罪固易求也凡有所爲問可不可于州執一而違之則其勢固易撓也其罪易求其勢易撓故爲之者有以得于州然後其濟可幾也不幸其一錙銖與之咈則大者求其罪小者撓其勢將不遺其力矣吏之不能自安豈足道哉縣有不與其擾者乎方是時也而天下之能

忘其勢而好惡不妄者鮮矣能忘人之勢而强立不苟者亦鮮矣州負其强以取威縣憂其弱以求免其習已久其俗已成之後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於州其亦不可以必也則仕於此者欲行其志豈非難也哉君子者雖無所處而不安然其於自處也未嘗不擇仕而得擇其自處則縣之事有不敢任者豈可謂過也哉洪州新建自太平興國六年分南昌為縣至嘉祐三年凡若干年為令者凡三十有九人而祕書省著作佐郎黄　公

權來為其令抑豪縱惠下窮守正循理而得濟其志者也公權亦喜其職之行因考次凡為令者名氏將伐石以書而列置于壁間故予為之載其行治而因著其為縣之難使來者得覽焉

清心亭記

嘉祐六年尚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為徐之蕭縣改作其治所之東亭以為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是歲秋冬來請記於京師屬余有亡妹殤女之悲不果為明

年春又來請屬余有悼亡之悲又不果為而其請猶不止至冬乃為之記曰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其變化者夫豈遠哉生於心而已矣若夫極天下之知以窮天下之理於夫性之在我者能盡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則萬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虛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而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嘗廢也於是有法誡之設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齊其心也虛其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齊

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脩其身治其國家天下者可知矣今梅君之為是亭曰不敢以為遊觀之美葢所以推本為治之意而且將清心於此其所存者亦可謂能知其要矣乃為之記而道予之所聞者焉十一月五日南豐曾鞏記

閬州張侯廟記

事常蔽於其智之不周而辨常過於所惑智足以周於事而辨至於不惑則理之微紗皆足以盡之今夫推策

灼龜審於夢寐其為事至淺世常尊而用之未之有改也坊庸道路馬蠶猫虎之靈其為類至細世常嚴而事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災日月之變與夫兵師疾癘昆蟲鼠豕之害凡一慝之作世常有祈有報未之有止也金縢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其辭可謂盡矣夫精神之極其叩之無端其測之甚難而尊而信之如此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接於物者存乎自然世既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而廢之亦理之自然也聖

人者豈用其聰明哉善因於理之自然而已其智足以周於事而其辨足以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也故古之有為於天下者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也書曰朕智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也繇是觀之則荀卿之言以謂雩筮救日小人以為神者以疾夫世之不盡在乎已者而聽於人不盡在乎人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之為理者信然

則過矣蔽生於其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惑也閬州於蜀為巴西郡蜀車騎將軍領司隷校尉西鄉張侯名飛字翼德嘗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冢至今千有餘年而廟祀不廢每歲大旱禱雨輒應嘉祐中比數歲連熟閬人以謂張侯之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侯以智勇為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殁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閬人不得而廢也豈非宜

哉知州事尚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卿字材叔以書來曰為我書之材叔好古君子也乃為之書而以予之所聞於古者告之

歸老橋記

武陵柳侯圖其青陵之居屬予而叙以書曰武陵之西北有湖屬于梁山者白馬湖也梁山之西南有田屬于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吾築廬於是而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于兩崖之間而東注于湖者

曰采陵之凋吾為橋於其上而為屋以覆之武陵之往來有事於吾廬者與吾異日得老而歸皆出於此也故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遺吾此土者宅有桑麻田有秔稌而渚有蒲蓮弋于高而追鳧雁之下上緡于深而逐鱣鮪之潛泳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溷濁此吾所以處其怠倦而樂於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於四方累

乎萬物之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于此也今又獲位於朝而榮於寵禄以為觀遊於此而吾亦將老矣得無志於歸哉又曰世之老於官者或不樂於歸幸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為歸今吾有是以成吾樂也其為我記之使吾後之人有考以承吾志也余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士大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政蓋尊之也而士亦皆明於進退之節無留禄之人可謂兩得之也後世養老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於位者或擯而去之也

然士猶有冒而不知止者可謂兩失之也今柳侯年六十齒髮未衰方為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時雖欲遺章綬之榮從湖山之樂余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於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為之記

尹公亭記

君子之於己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閭名其鄉欲其

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巳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為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説也隨為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絶慶歴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尹公洙以不為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辨論一時與之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為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

考圖書通古今為事而不知其官之為謫也甞於其居之北阜竹柏之間結茅為亭以茇而嬉歲餘乃去既去而人不忍廢壞輒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為是州始因其故基增庳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既成而寛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於北於是隨人皆喜慰其思而又獲遊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葢尹公之行見於事

言見於書者固已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又侈而大之者豈獨憪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荒遐僻絶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跡者莫不低佪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也則李公之傳於世亦豈有已乎故予為之書時熙寧元年正月日也

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

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茍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强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

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簒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㫖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惇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

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脩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

將欲誠意正心脩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絶當慶歴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葢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蒨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

休息之廬至於庖湢庫廐各以序為經始于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敎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瀛州興造記

熙寧元年七月甲申河北地大震壞城郭屋室瀛州為甚是日再震民訛言大水且至驚欲出走諫議大夫李公肅之為高陽關路都總管安撫使知瀛州事使人分出慰曉訛言乃止是日大雨公私暴露倉儲庫積無所覆冐公開示便宜使有攸處遂行倉庫經營葢障雨止粟以石數之至一百三十萬兵器他物稱是無壞者初變作公命授兵警備訖于既息人無争偷里巷安輯維北邉自通使契丹城壁樓櫓禦守之具寖弛不治習以

為故公因災變之後以興壞起廢為已任知民之不可重困也廼請于朝力取於旁路之羨卒費取於備河之餘材又以錢千萬市木於真定既集廼築新城方十五里高廣堅壯率加於舊其上為敵樓戰屋凡四千六百間先時州之正門弊在狹陋及是始斥而大之其餘凡圮壞之屋莫不繕理復其故常周而覽之聽斷有所燕休有次食有高廩貨有深藏賓屬士吏各有寧宇又以其餘力為南北甬道若干里人去汙淖即于夷塗自七

月庚子始事至十月己未落成其用人之力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工其竹葦木瓦之用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葢遭變之初財匱民流此邦之人以謂役鉅用艱不累數稔城壘室屋未可以復也至於始作踰時功以告具葢公經理勸督内盡其心外盡其力故能易壊為成如是之敏事聞有詔嘉奬昔鄭火子産救灾補敗得宜當理史實書之衛有狄人之難文公治其城市宫室合於時制詩人歌之今瀛地震之所摧敗與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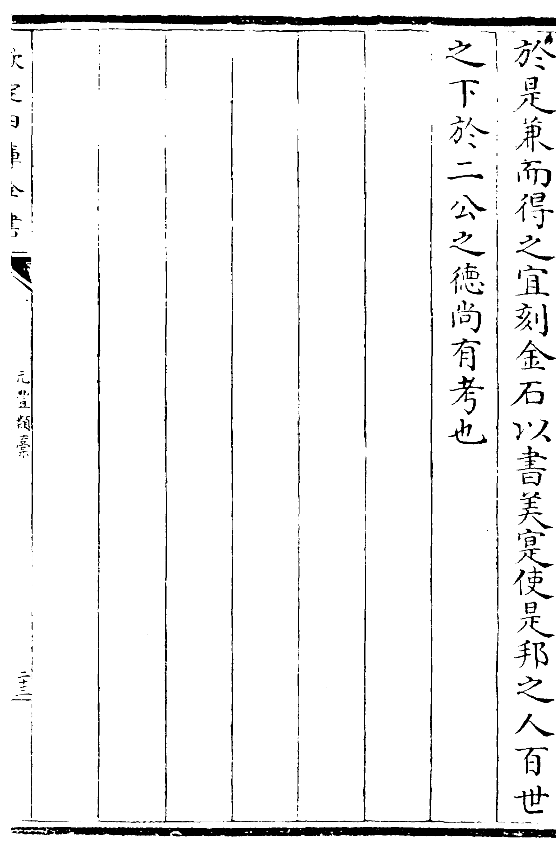
火災衛之冦雖無異公禦備構築不失其方亦猶古也故瀛之士大夫皆欲刻石著公之功而予之從父凡適與軍政在公幕府迺以書來屬予記之予不得辭故為之記尚俾來世知公之嘗勤於是邦也

廣德軍重脩鼓角樓記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賓屬以落之既而以書走京師屬鞏曰為我記之鞏辭不能書反復至五六辭不獲乃為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

西疆故障之墟境大壤沃食貨富穰人力有餘而獄訟赴訴財貢輸入以縣附宣道路回阻衆不便利歷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争歲時稅調始不勤遠人用宜之而門閾隘庳樓觀弗飾於以納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中度程治平四年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土將改而新之會尚書駕部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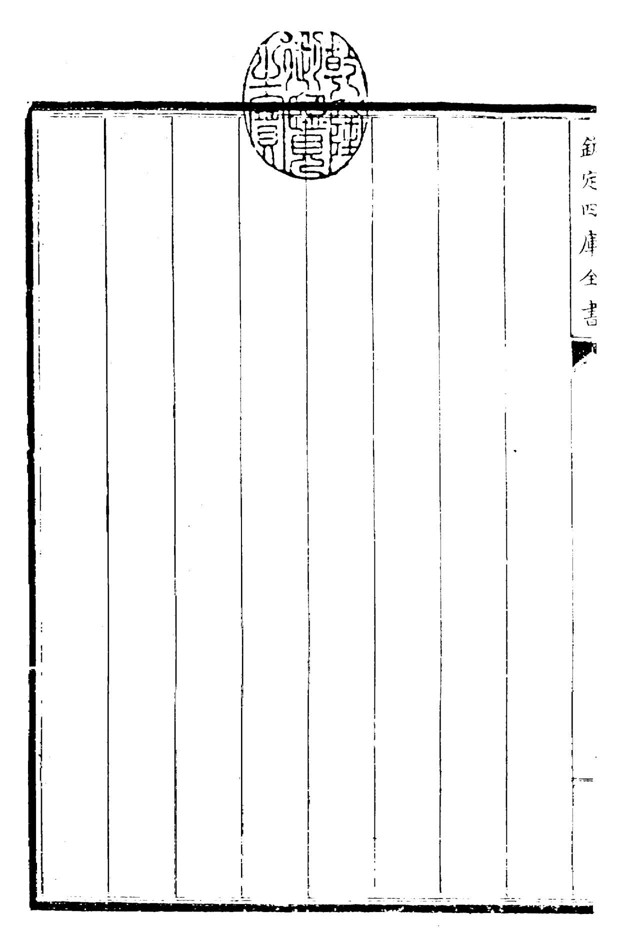
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内無事乃擇能吏揆時庀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督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崛興複宇相瞰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攺理於是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至於伐鼓鳴角以警昏昕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是四器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聽觀莫不悅喜推美誦勤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



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寔使是邦之人百世之下於二公之德尚有考也

元豐類藁卷十八

謹案卷十七第十頁前一行菜園院佛殿記按茅
鹿門本菜作萊
卷十八第三頁後三行在治之西十里按文鑑作
八十里
第五頁後五行姦宄息者刋本姦訛閒據彭本改
第九頁前八行今天子至和三年按古文淵鑑作
嘉佑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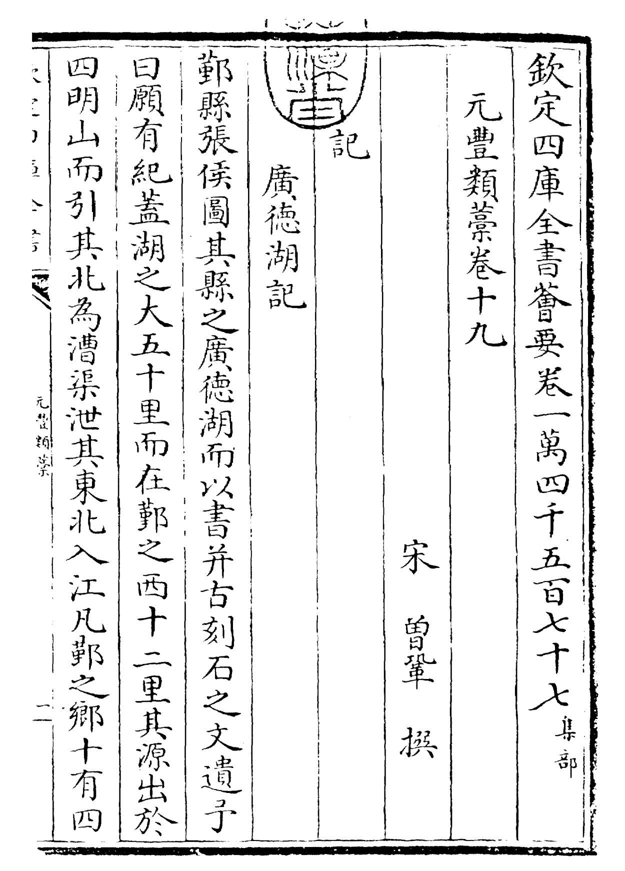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瞿　槐
謄録舉人臣葉大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豐類藁卷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七 集部

元豐類藁卷十九

宋 曾鞏 撰

記

廣德湖記

鄞縣張侯圖其縣之廣德湖而以書并古刻石之文遺予曰願有紀蓋湖之大五十里而在鄞之西十二里其源出於四明山而引其北為漕渠泄其東北入江凡鄞之鄉十有四

其東七鄉之田錢湖漑之其西七鄉之田水注之者則此湖也舟之通越者皆繇此湖而湖之產有凫雁魚鱉茭蒲葭菼葵蒪蓮芡之饒其舊名曰鸎脰湖而今名大歷八年令儲僊舟之所更也貞元元年刺史任侗又治而大之大中元年民或上書請廢湖為田任事者左右之為出御史李後素驗視後素不為撓民以得罪而湖卒不廢刺史李敬方與後素皆賦詩刻石以見其事其說以謂當是時湖成三百年矣則湖之興其在梁齊之際歟宋興淳化二年民始與州縣彊吏盜

湖為田久不能正至道二年知州事丘崇元躬按治之
而湖始復轉運使言其事詔禁民敢田者至其後遂著
之於一州敕咸平中賜官吏職田取湖之西山足之地
百頃為之既而務益取湖以自廣天禧二年知州事李
夷庚始正湖界起隄十有八里以限之湖之濵有地曰
林村砂末曰高橋臘臺而其中有山曰白鶴曰望春自
太平興國以來民冒取之夷庚又命禁絕而湖始復天
聖景佑之間民復相率請湖為田州從事張大有案行

止之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報如至道詔書照以刻之石自此言請湖為田者始息而康定某年縣主簿曽公望又益治湖至張侯之為鄞則湖久不治而七鄉之農以旱告張侯為出營度民田湖旁者皆喜願致其力張侯計工賦材擇民之為人信服有知計者使督役而自主之一不以屬吏人以不擾而咸勸趍於是築環湖之隄九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其廣一丈八尺而其高八尺廣倍於舊而高倍於舊三之二鄞人累

石堰水關其間而扃以木視水之小大而閉縱之謂之碶於是又為之益舊捴為碶九為埭二十隄之上植榆柳益舊捴為三萬一百又曰其餘材為二亭於隄上以休而與望春白鶴之山相直因以其山名山之上為廟一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有功於此湖者以熙寧元年十一月始役而以明年二月卒事其用民之力八萬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而其材出於工之餘既成而田不病旱舟不病涸魚雁茭葦果蔬水產之良皆復

其舊而其餘及於比縣旁州張侯於是可謂有勞矣是年予通判越州事越之南湖久廢不治葢出於吏之因循而至於不知所以為力予方患之覩廣德之興以數百年危於廢者數矣繇屢有人故益以治葢大歷之間溉田四百頃大中八百頃而今二千頃矣則人之存亡政之廢舉為民之幸不幸其豈細也歟故為之書尚俾來者知毋廢前人之功以永為此邦之利而又將與越之人圖其廢也張侯名峋字子堅以材間去而為提舉

兩浙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差役水利事方且用
於時云

齊州二堂記

齊濱濼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
為舍以寓去則撤之既費且陋乃為徙官之廢屋為二
堂於濼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
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
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

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濵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濵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歴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歴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嬀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歴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迺居嬀汭

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迺因嬀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為雷首之别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為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為信然也今濼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於歷城

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厓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温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温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濼杜

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然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濼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濼上之南堂其西南則濼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濼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為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齊州北水門記

濟南多甘泉名聞者以十數其釃而為渠布道路民廬官寺無所不至灟灟分流如深山長谷之間其匯而為

渠環城之西北故北城之下疏為門以洩之若歲水溢城之外流潦暴集則常取荆葦為㡀納土於門以防外水之入既弗堅完又勞且費至是始以庫錢買石僦民為工因其故門絫石為兩涯其深八十尺廣三十尺中置石揵析為二門扃皆用木視水之高下而閉縱之於是外内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節人無後虞勞費以熄其用工始於二月庚午而成於三月丙戌董役者供備庫副使駐泊都監張如綸右侍禁兵馬監押仲懷德二

人者欲後之人知作之自吾三人者始也來請書故為之書是時熙寧五年壬子也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知齊州軍事曾鞏記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

謂夷水避桓温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三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堨壅是水為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為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隄為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為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為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川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堨

使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為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為宜也蓋鄢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

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絶况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如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為蓋將任其職

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堨者蠭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為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為開封訪余於東門為余道長渠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予至而問焉民皆以謂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予為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為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為州者之任故予不

得不盡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旻叔今為尚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丁丑記

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勵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

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
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趍
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彊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
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
陳蕃太尉黄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
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
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
動其心異於懷禄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

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顔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

歷南塘其東為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吴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予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茆為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賔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

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示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江州景德寺新戒壇記

江州景德寺戒壇作於熈寧九年某月某甲子成於十年某月某甲子其費出於太子賔客陳公諱巽其主而成之出於寺之僧智暹壇成是歲同天節度僧若干人初景德寺屋壞幾廢智暹慨然以經營為己任不舍其晝夜之勤凡二十年為佛殿三門兩廊鐘樓與戒壇揔

為屋若干區揔費錢二十餘萬智遲食淡衣粗所居屋壞不自治所得於人惟資治其寺以其故人皆信服凡所欲為無不如志今年六十有七矣其經營寺事不懈如初而其彊力葢有餘也余嘉其意故為之記云熙寧十年五月乙亥記

洪州東門記

南昌於禹貢為揚州之野於地志為吳分其部所領八州其境屬於荆閩南粤方數千里其田宜秔稌其賦粟

輸于京師為天下最在江湖之間東南一都會也其城之西為大江江之外為西山州治所因城之面勢為門東西出其西門既新而東門獨故弊熈寧九年余為是州將易而新之明年會移福州又明年自福州被召還京師過南昌視其東門則今守元侯既撤而易之元侯以余為有舊於是州來請曰願有識余辭謝不能而其請不懈蓋天子諸侯之門制見於經者不明學禮者以謂諸侯之制有臯應路門天子之門加庫雉然見於春

秋者魯有庫門有雉門見於孔子家語者衛有庫門或以謂褒周公康叔非諸侯常制其果然歟蓋莫得而考也在雅之綿古公亶父徙宅于岐作為宫室門墉得宜應禮後世原大推功述而歌之其辭曰乃立臯門臯門有伉釋者曰伉言其高也又曰迺立應門應門將將釋者曰將將言其嚴正也則諸侯之門維高且嚴固詩人之所善聖人定詩取而列之所以為後世法也今元侯於其東門革陋興壞不違於禮是可書也將求予之識

會子未至京師易守明州元侯則使人於途於明州速
予文不已按南昌之東門作於淳化五年識於其棟間
者曰皇第六子鎮南節度洪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徐
國公元偓尚書户部郎中知洪州軍州事陳象輿以籍
考之徐國公後封密王太宗第六子受命保兹南土實
留京師則作門者蓋象輿也至門之改作凡八十有九
年元侯之於是役其木取於地之不在民者其工取於
役卒之羨者其瓦甓金石髹彤黝堊之費取於庫錢之

常入者自七月戊子始事至十月壬子而畢旣成而南北之廣十尋東西之深半之而高如其廣於以出政令謹禁限時啟閉通往來稱其於東南為一都會者而役蓋不及民也元侯名積中云又明年實元豐二年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龍圖閣曾鞏記

道山亭記

閩故隷周者也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為閩中郡自粤之大末與吳之豫章為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

則阬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廼一得平地小為縣大為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縁絙或垂崖如一髪或側徑鈎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輙破溺雖

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檝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葢以其陿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侯官於閩為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為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逺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于門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宫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粤

王山三山者㠢跐立其附山葢佛老子之宫以數十百其瓌詭殊絶之狀葢已盡人力光禄卿直昭文館程公為是州得閩山嵚崟之際為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宫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為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州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逺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逺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𡏖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

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葢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脩撰今為越州守公闕名師孟云

越州趙公救菑記

熈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

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録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歛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

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閉糴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

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廪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歳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輙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吴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菑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為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纎悉無不

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為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

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為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元豐類稾卷十九

元豐類藳卷二十

宋 曾鞏 撰

制誥

試中書舍人制誥三道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除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制

門下錫之列壤顓師寵於藩維申以榮名視官儀於宰路所以襃隆舊哲優異宗工維今古之通規實邦家

之盛典宜兼禮秩屬在耆英播告治朝用揚孚號具官
某莊毅足以任重肅哲足以禔身有能斷大事之明有
克勤小物之慎以察微之智練達人情以經遠之謀彌
綸國體中外宣力左右納忠今方内靖嘉百揆攸叙助
朕致此時乃之庸位特次於上公職仍通於秘殿閲時
已久加命宜殊是用處以名城分建旄之寄屬均于台
衮極備物之恩榮於戲顯有功尊有德朕於崇奬近輔
之心可謂至矣親百姓撫四夷爾於將順朕志之義可

不懋哉尚體眷懷往祗厥服

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制

左右侍從之官皆朕所訪問以獻納為職者也惟禁林任親地密於夫經營庶務進退大臣未嘗不預咨詢非獨治翰墨典訓辭而已故待遇之寵不與他學士比其重如此非智能材謂拔出一時豈稱公選某純明脩潔秉誼不回學有本原可以圖治體文有師法可以代予言是用擢於右垣使就茲位今寰內嘉靖朝廷燕閒朕

方明紀綱考制度以行之當世傳之將來夫能協爾衷以輔朕志論思政理以著之謀猷潤色斯文以見於號令待爾有當官之効以副予顲俊之心其往懋哉以承厥叙

勅監司考覈州縣治迹詔

朕惟天之所以視聽者在民故朕之所以承天者以吾民事為尤重夫能使吾民足於衣食安於作息無愁怨嘆苦之聲有廉耻自重之誼者在夫州縣之吏而已朕

既擇人付以茲任而尚憂夫方域之廣生齒之衆吏或不明不良不能究宣恩德使達于下開導羣情使通于上是以置使分部屬之刺督而考覈幽明甄别淑慝罔能務稱其職朕方憲于先王以正百官之任使處其名必效其實夫比群吏之治而謹其勸創固朕之所孜孜而不敢怠也廉按之臣其體朕意於夫治人之官審加察焉使純明修潔慈祥仁篤之吏無壅於上聞而昏庸汙慢苛薄媮僞之人不能自匿庶夫事舉刑清和樂交

於內外風移俗易忠厚格於神明方虛朕心以觀汝效賞罰有典誼無敢私其尚欽承朕言不食

曾鞏轉官除吏部郎中制　左選

勑具官某尚書政本失其分職之日久矣朕紀官以實而歸其常守故郎選甚高銓綜之司典領尤重爾以學行材諝列職史筵宜進文階往祇厥叙朕方審覈幽明而公於黜陟尚思勉勵以敏事功可

劉奉世吏部員外郎制　右選

勑具官某尚書政本失其分職之日久矣朕紀官以實而歸其常守郎於選部任屬尤重以爾閱試惟舊爲吏有方考擇於朝俾叅厥叙朕方審覈幽明而公於黜陟尚思勉厲以敏事功可

黄好謙户部員外郎劉珵户部郎中制左曹

勑具官某田疇生齒之籍賦租課入之法郎於省闥典領尤重邦之隽茂俾服厥官爾能敏於事功朕豈稽於信賞可

王陟臣馬琥戶部員外郎制 右曹

勑具官某耕斂補助之法溝防通塞之政郎於省闥典領尤重邦之雋茂俾服厥官爾能敏於事功朕宣稽於信賞可

劉摯禮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周書曰不惟其官惟其人則古今之正治官得其人固為急也儀曹之於郎位考擇甚精爾以學行器能策名儒館宜升階等往祗厥服朕方明於賞勸以待

郡吏之成爾尚懋于厥脩庶能康朕之事可

王子韶禮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周書曰不惟其官惟其人則古今之正治官得其人固為急也儀曹之於郎位副貳所屬考擇甚精爾以博學多聞冊名儒館宜升階等往祗厥服朕方明於賞勸以待群吏之成爾尚懋于厥脩庶能康朕之事可

潘良器兵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朕高郎吏之選以進天下之材乜兵之曹名

秩甚寵稽于有衆屬爾之能其尚懋于厥功朕方明於
賞勸可

胡援杜紘刑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為郎居中時之妙選邦憲輕重典領惟艱朝
之雋良俾佐吾事夫刑期于無刑此朕志也尚思明慎
以稱厥官可

范子奇工部郎中高遵惠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宫室城隍程匠度材之事郎於起部其選甚

高詢求在廷爾材惟允朕方董百工而康庶務爾尚勤夙夜而能厥官可高遵惠改云副貳之選甚高

王祖道司封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封爵之恩施於內外所以親親尊賢國之典也總領之任郎選甚高明揚爾能俾踐厥位朕方正名以稽羣吏之治而議其勸懲爾尚欽哉以敏來効可

穆珣司封郎中制

勅具官某論功烈定勳級所以寵士大夫而勵其志也

主以郎吏禮秩甚殊僉曰汝能宜正厥序夫正名者固將考其實也尚有信賞待汝計功可

蔡京范珣考功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計群吏之課而議其誅賞郎於天臺任屬尤重維時髦士宜服寵名使殿最允而功用興待汝能稱其職可不勉哉可

陳向度支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財用多寡之數物產豐約之宜司度之曹典

貳為重爾惟幹敏宜服厥官夫能下寛齊民而上足經
費朕方勵精庶政之日爾尚悉其猷為可

晁端彦金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財用金寶有出納之政權衡度量有制作之
法司珍之任實典治焉僉曰爾材宜在茲位國有陟明
之典待爾善於其官可

韓正彦倉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倉庾賦入之政祿廩賙助之法臺郎典領列

於右曹為官擇人爾往惟允夫能善於其職固將圖爾之勞可

趙令鑠祠部郎中制

勅具官某禮莫大於祭蓋事神者人道之極也祠曹所領體莫重焉爾惟精明宜服厥位其思任職以稱予奉天地宗廟兢兢之意焉可

徐禧御史中丞制

勅朕正名以定羣臣之位辨位以責庶務之實糾風憲

之官紀綱所屬曷可以不明其任哉具官某强敏仁篤學通古今擢典訓辭遂持邦法冝專分職以應新書是用擬自右垣仍其階品俾爾納忠宣力得壹意於中司以董齊百工而肅正内外庶余之作則更制罔或不虞在爾懋哉知其所守可

何洵直文及甫太常博士制

勑具官某奉常禮樂所出博士議論之官爾以藝文列於冊府宜升階品往祗厥敘夫能摅經之説適今之宜

不為曲學之阿爾尚篤於所守可

黄寔太常博士制

勑具官某奉常禮樂所出博士議論之官爾以能聞朕用分命夫能據經之說適今之宜不為曲學之阿爾尚篤於所守可

趙君錫宗正丞制

勑具官某公室遠近之屬譜録攷序之政主以列卿不用他族蓋自漢始迄今循行丞於厥官參賛為重爾辭

學之敏列職書林宜進文階往祗厥服夫睦九族以刑萬邦此朕志也爾尚懋于厥守庶以承朕之仁可

劉蒙御史臺主簿王子琦太常寺主簿制

勑具官某吏之有屬所以相成勾稽簿領之書交修官守之事往從憲府尚懋爾勞可王子琦改憲府作卿寺

徐鐸張崇翟思邵剛太學博士制

勑具官某博士列於成均以講教為任爾以經明選用往服厥官蓋尊其所聞以誘率學者汝之守也其尚起

哉可

林布著作佐郎制

勑具官某麟臺著作之貳郎以詞學爲之爾敏茂精明久游書觀宜遷階品往服厥叙屬爾以文章之選其體予獎遇之恩可

邢恕校書郎制

勑具官某典校秘藏之書旁求儒學之士尚思獎進之意無忘砥礪之勤可

李常太常少卿制

勑具官某禮樂精微之致所以格上下而諧人神奉常貳卿典領甚重爾聰明敏達久列書林宜進文階往就茲位其務稱于厥職使節人心而和人聲者庶有得焉非獨在於俯仰鏗鏘而已茲惟朕志爾尚欽承可

錢暄光禄卿制

勑具官某酒醴膳羞之具以供宗廟朝廷之用典領之任位在列卿宜得其人俾服于采爾明習吏事勞閱有

闈選於僉言俾踐厥職尚其祗飭無曠爾司可

揚汲大理卿王衮韓晉卿少卿制

勅具官某㕘理折獄之事主以列卿其選甚重爾練習吏治閱試惟舊廷尉之選少卿改云廷尉之貳是用屬汝尚思明慎以稱朕恩可

陳睦鴻臚卿制

勅具官某傳聲賛導之官所以賓接四方之使客位在九列禮秩甚隆正名之初考擇惟慎爾以辭學材諝列

職史筵宜進文階往承厥序尚其祇飭以服朕恩可

廉正臣董詵司農少卿制

勑具官某田畝稼穡之政倉庾委積之事典領之任秩亞列卿官儀之新考擇惟慎爾明習吏治勞閲有聞往貳大農是惟高選尚其祇飭無曠厥司可

賈青太府少卿制

勑具官某九賦頒受之政百貨貿遷之法典領之任位次列卿肇正官儀考擇惟慎爾明習吏事閲試惟舊往

共厥服汝惟克諧其體朕恩尚思祗飭可

李立之范子淵都水使者制

敕具官某川澤河渠之政津梁舟楫之事置使典領禮秩甚隆正名之初考擇惟慎爾明習吏治勞閲有聞選於在廷俾踐厥職尚其祗飭無忘訓辭可

黄莘職方員外郎制

敕具官某四海九州之疆域山川風土之氣習載於圖籍典以郎曹擢爾之材俾副厥位夫能使方國遠近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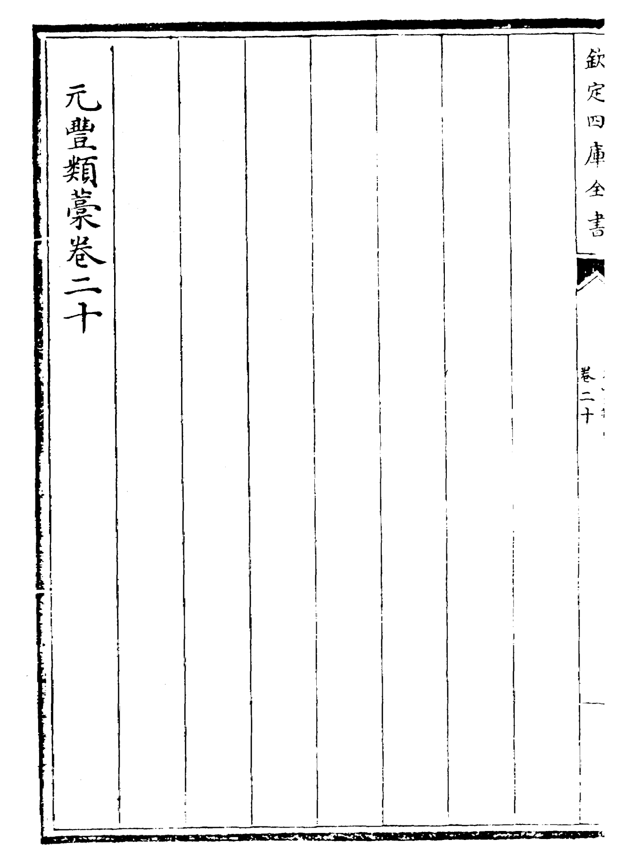
利同而材用便在爾能知其守可不懋哉可

杜純大理正制

勑具官某折獄詳刑之事朕所慎也正於理官叅贊為重選於在列爾以材升聽察以情尚勤厥職可

李義内殿崇班制

勑具官某虞度營屯之事積累歲月之勤序朝位於殿廷尚益思於奮勵可



元豐類藁卷二十

元豐類藁卷二十一

宋 曾鞏 撰

制誥

左僕射門下侍郎王珪追封三代并妻制

曾祖永贈開府儀同三司

勑禮取其稱故位益尊則事其先者世益遠今予良弼褒命其親得上至于三世求之於禮豈非取其稱哉具

官其曾祖其仁篤慈祥畜德甚盛蓋其為積也厚則其流澤也廣故能開相厥裔為時宗臣百辟是師王室是輔推功原大肇基自爾顯揚崇寵兹惟舊章是用進爾之階秩在第一尚其不昧服此茂恩可

曾祖母尹氏追封燕國太夫人

勅優禮太臣厚其寵數所以勸在位之功德而共成天下之治也宰相之任重矣尊榮光大上施于其三世豈不即乎人情而稱其位序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幽間

靜專躬蹈純德嬪于戚族壼彞是稱啓佑後人任國幾政流澤所自宜極褒崇追命定封列于大國光靈不泯尚服朕恩可

祖贄追封魏國公

勑夫下之忠乎上教有所自故上之仁乎下恩有所延其體相成治道所出惟吾股肱之佐共任天下之重悉書寵秩施其祖廟所以慰其顯親之心稱其事君之義具官某明允純篤德業惟茂義訓不倦彌遠益彰維時

聞孫實輔予治念功原始宜極寵嘉庸建爾于上公俾受國于全魏歿而尚有知也其服朕之厚恩可

祖母丘氏追封魏國太夫人

勑夫其先之畜德也厚則其裔之蒙澤也長故寵禄在其子孫則褒榮施其祖禰奬功録善必揆所繇所以勸天下之成其家也具官某祖母某氏身蹈純行嬪于令人教行閨門自隱而顯惟予哲輔實爾慈孫質厥所元宜有加嘉一作命全魏大國從夫之尊服此寵章尚綏爾後可

父準追封漢國公

勑朕敷求哲人以共大政隆名寵禄既俾集于厥躬褒大推崇則又施其禰廟所以遂吾大臣欲顯其親之志而開示在位予一人尊奬近輔之心具官某父某材通世用行蹈天常德畜不施澤流及遠惟時有子為國宗臣參聽萬機人望惟允慶所自出朕惟汝嘉屏蔽四方漢為最大受兹封土永裕爾家可

母薛氏追封漢國太夫人

勑位有貴賤升降之等故禮有隆殺損益之差今輔予聽斷萬機之臣在師長百官之任葢列於廊廟名秩既殊故追榮其親命數亦異兹惟故事其可易哉具官某母某氏婦道以順母儀以慈言為壼彝動應圖法能教其子為時宗工股肱朕躬王室是賴褒崇之典既啟名城漢為大邦改進封號尚宜寵渥永祚厥家可

妻鄭氏追封楚國夫人

勑詩人之義君之夫人有委佗之行河山之德然後在

尊位備戚服從其夫榮可以為稱施於世教所以始人倫而出治道也具官某妻某氏淑茂柔明生於令族動靜以禮協于經言相予宗臣慎其內行曾不偕老永綏厥家湯沐之田既受方國有加追寵宜易新封尚其光靈服我休命可

中大夫尚書左丞蒲宗孟追封三代并進封妻制

曾祖頵士贈太子少保

勅朕稽于古以正百官惟尚書政本而左轄綱紀之司

延登哲人俾祇厥叙懋有加寵逮其重祖所以隆崇大臣國之典也具官某曾祖某潛德西南在約彌勵流光錫祚集其後昆總典中臺實輔予治東朝二品是用命爾尚維幽漠服此茂恩可

曾祖母鮮于氏追封大寧郡太夫人

勑宗廟之數諸侯以五蓋任彌重者禮彌厳貴賤之節然也今吾大臣追命及其三世與夫朝制豈異意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作德於内以宜厥家啓相後人預蔽

國論按圖考地俾定爾封其尚有知服茲寵號可

祖仲贈太子少傅

勑人本乎祖故吾加恩近輔褒榮其先至于累世豈不緣人之情而制為命數哉具官某祖某内含純明外蹈規矩流澤也遠有孫而賢進于中臺捴國綱轄善有所自朕惟汝嘉東朝之孤傅位為寵用賁幽宅尚其欽承可

祖母陳氏追封蜀郡太夫人

勑世德之積者久則發於其後者長故朕隆崇近輔而
襃榮其先非一二世而止所以勸天下之善豈非博哉
具官某祖母某氏淑慎恭儉化行閨門啓其元孫持國
綱要蜀惟爾土以定新封尚其如存膺此茂渥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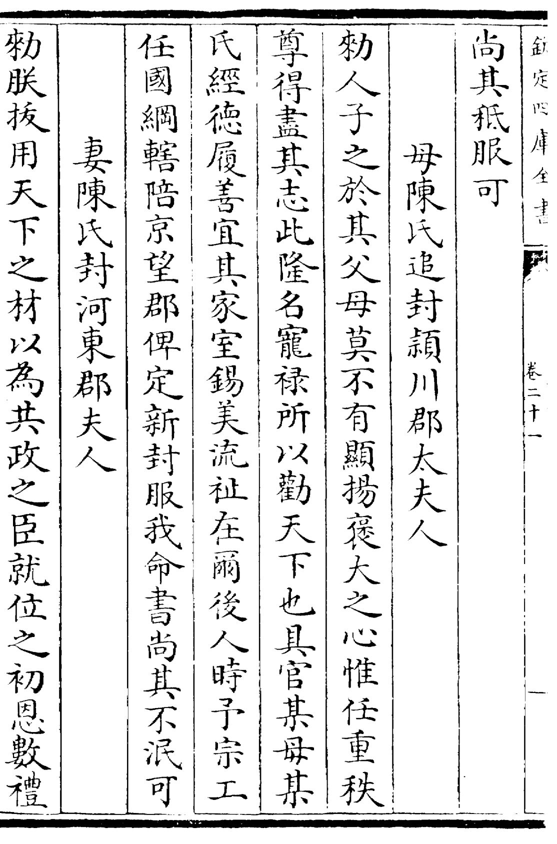
繼祖母朱氏封閬中郡太夫人

勑夫位以德升禮以位叙不失其稱兹為義榮今吾崇
進大臣而圖其先烈内外命秩亦惟其宜所以使上下
之間公論惟允具官某繼祖母某氏婉嫕冲静行孚于

家祚爾之孫興以輔朕西南上郡愍有褒封垂聲賛書尚其不歿可

父師道贈太子少師

勑吾之大臣緜聰明材諝以有爵祿之榮予有命書愍贈賁其考廟所以稱其顯親之心慰其霜露之感位不次授厥惟故常具官某父某忠篤純明德履惟茂壯謀循政聲列在人積厚慶隆及子而顯時予左轄司國紀綱惟流有源開跡自爾宮師之貳名寵秩尊以告幽扃



尚其秖服可

母陳氏追封潁川郡太夫人

勑人子之於其父母莫不有顯揚襃大之心惟任重秩尊得盡其志此隆名寵禄所以勸天下也具官某母某氏經德履善宜其家室錫羙流祉在爾後人時予宗工任國綱轄陪京望郡俾定新封服我命書尚其不泯可

妻陳氏封河東郡夫人

勑朕拔用天下之材以為共政之臣就位之初恩數禮

秩所以尊榮光大之者上施其祖禰而旁及於閨門蓋任屬之者重則褒隆之者其可以不異哉具官某妻某氏言容功德柔閒懿恭嬪于令人休有華問惟時哲輔進柬國成相助之勤爾效彌顯改擇嘉郡登崇號名尚宜厥家永綏寵禄可

陸佃兼侍講蔡卞兼崇政殿說書制

勑朕於書無所不學於天下之事無所不攷而不敢自以為足故設置講解之官使以先王之六藝日陳于前

朕於求多聞以建事之心可謂勤矣具官某好古知經宜在此位夫尊其所聞以懋厥職兹為爾守其尚起哉

可蔡卞改講解作誦說

徐禧給事中制

勑有事殿內之臣職在於平奏述詳命令糾其違者而止之覆其是者而行之至於決獄官人條陳法式之事莫不當攷察焉其任可謂重矣具官某以材進拔典執邦憲兹用推擇俾踐厥位惟精敏不懈可以周閱讀惟忠

實不撓可以司論駁朕方觀爾之效爾尚慎於厥脩可

鍾浚將作少監制

勑具官某繕脩興造程工督作之任不可不屬之其人位視九卿禮秩甚寵正名之始考擇惟慎爾以材選往貳厥官尚其祇承以允收拔可

蔡燡河東運判制

勑具官某分部而使雖以將漕為名然實在於揔庶務之予奪察羣吏之能否叅予任屬選授其艱以爾為能

俾承厥序夫均通貨食使物有羨贏審覈幽明使人知勸畏兹為爾守其往懋哉可

供備庫副使董琰等十一人轉官制

勑具官其等西南之蠻恃阻且遠跳踉溪谷負誼干誅王師鼓行舉其巢穴斬獲摧陷爾須奏功第賞有差尚惟祗服可

待制王堯臣知單州制

勑提將之符顓制一道使紀律明於士衆忠實紀於朝

廷然後為國藩垣能稱其位具官某統治晉陽宜知其任而西伐之卒比有逋亡繼形奏陳皆以疾告無直繩肅下之誼有浮言罔上之迹雖付之制督考驗甚明而既更詔恩法當貸爾俾仍近職往守偏州尚自省循茲為薄責可

鄧忠臣母周氏封縣太君制

勑具官某母某氏爾子忠臣有勞應賞願更寵典以啓爾封俾錫命書茲為異數尚惟祗服以稱茂恩可

杜常兵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朕為保伍之法寓戰陣之敎欲使兵與農合庶幾先王之迹夏官之属實參典領以材擢爾往祗厥序夫能奬誘服田之人悦趨講武之政馴致有漸而彌綸不疏惟無廢爾之勤可以承朕之志可

李士京韓宗文大理寺主簿制

勑具官李士京等察治犴獄之官勾稽簿領之事往祗選用無懈厥脩可

許懋兩浙運副制

勑具官某朕擇遣使者分部而治雖以將漕為稱然寔總民政之舉措察吏屬之能否蓋連數十城之地舉而屬之其選豈不重哉爾詳練敏明宜服予采蓋爾之職非止於督賦歛斷獄訟而已惟除苛熄擾可以使民遂其宜惟務實去華可以使吏馴其行宣恩德而美風俗待爾能善其官可不勉歟以祗朕命可

內殿承制段綽等知州制

勑具官某州有兵民之寄而地在疆場之間則常擇用材武之臣屬之守禦之任爾以能遴往祗厥服尚思綏靖以稱簡求可

宗室承操新婦王氏進封國夫人制

勑親愛之而欲其貴富朕於公族皆推是心寵數徽章施於閨壼兹惟故事朕敢忘哉具官某新婦某氏作合宗藩躬有馴德啓兹全國用進爾封以致朕尊奬近屬之恩尚懋爾服承休顯之稱可

宗室克懼復官制

勑具官某屬在近親享有榮禄以愆坐法亦既再期稽于故常宜服位等勉思祗飭稱此茂恩可

李德明遥郡團練使制

勑具官某擐甲執兵人之重任賞信而速所以勸功爾忠力武材稱于種落往殲醜類屢以捷聞圖爾之勞進位二等益思奮勵以待異恩可

陳景等尚書省主事令史制

勑其中臺政本主曹事治文書亦不可不屬之其人爾往懋哉皆仍舊秩可

折克行彭保轉官制

勑具官某朕惟羌之猖狂内相賊虐致天之罰爰命六師開通道塗收復城聚摧堅獲醜爾功居多蓋夫軍賞之行速則衆勸是用進爾之秩以激士心尚有不次之恩以待非常之效可

程嗣恭祖無頗程博文開封府推官制

勑具官某開封天下之聚俗雜五方之民葢巧偽繁興獄訟滋出賛治之任攷擇維艱以爾為能俾祗厥服夫慈惠足以煦養惸弱剛嚴足以帖伏姧强然導民之方尚有可識使風俗有以粹美而四方有以觀則往助爾長其尚懋哉可

李憲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制

勑王師西出士大夫皆奮力行陣有尺寸之功者朕無不録况議勞數實有大於此者其於信賞朕敢忘哉具

官其比自臨洮率衆躬將摧殪醜虜恢復故疆鼓行羌中屢以捷告攷按閥閱朕用寵嘉秘殿榮名便藩留務兼是茂渥以奬爾庸其往茂哉益思來効可

李靖臣王存趙彥若曾肇轉官制

勑惟朕祖考成功盛德覆被天下固非文字可得而名然史記冊書國家之典上以紀先帝言動之迹下以及羣臣善惡之實傳之萬世宜有論次具官其以文學選用真誠信實朕惟汝嘉是用褒進尚其祗服以稱朕恩

李舜舉等轉官制

勑具官某朕惟先帝功德之殊宜見之方册故詔擇儒臣屬之論譔而爾於其官次與有祗事之勤亦既書成例當褒録進升位等其尚欽承可

皇伯滕王第十六女封縣主制

勑具官某第十六女親在近屬生而懿柔宜開縣甸之封以榮湯沐之號予惟惇序爾尚欽承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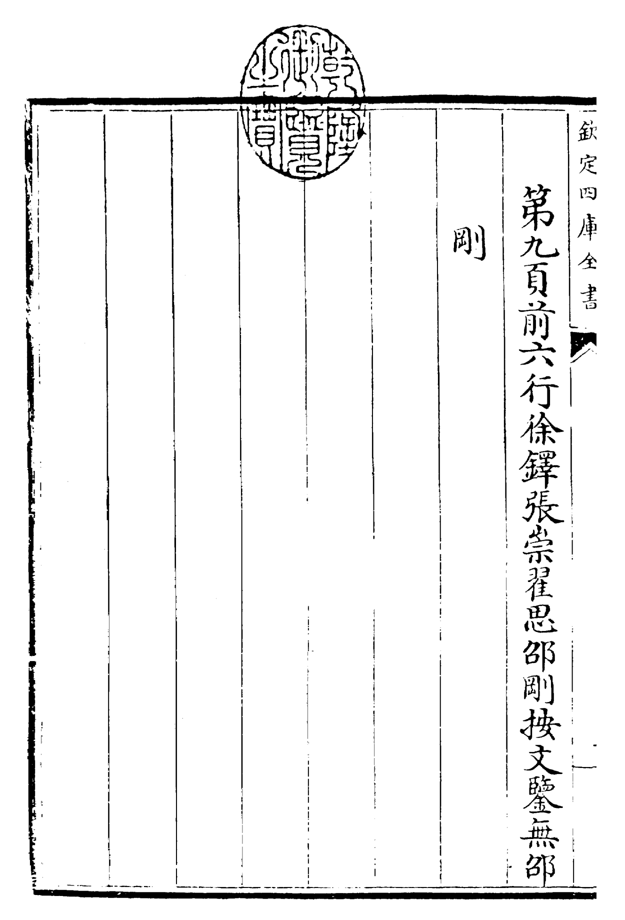
元豐類藁卷二十一

謹案卷十九第六頁前一行然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刋本脫然濟二字據文編增

第八頁後一行使水之源流刋本脫水字據彭本增

第十六頁後六行憂其衆相躁也刋本躁作噪按下文義似躁為勝今據古文淵鑒改

卷二十第五頁後八行郎於起部刋本起訛隍據唐六典改



第九頁前六行徐鐸張崇翟思邵剛按文鑑無邵剛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瞿　梘
謄録舉人臣葉大奇